

堯樂博士傳(九)

李郁塘

(九) 傅士博樂堯

民國廿年八月十五日，堯樂博士偕同坐鎮巴里坤的馬福元營長與天山護路官馬赫英營長三人連袂，由鎮西城區將騎兵卅六師師長馬仲英送到前往瞭墩山口，和馬仲英告別以後，馬赫英營長在折返鎮西途中，就表示不再進城，要前往天山廟，走馬上任去當他的護路司令新職！當時並暫而行的堯樂博士大不以為然，乃即時勸阻的說出如下的理由：此時劉希曾與熊發有都被圍困於哈密新老兩城內，再不會有省軍開到哈（密）鎮（西）間的天山通道。至於住在天山區的居民，清一色都是反金的維（吾爾）哈（薩克）兩族人。他們護路惟恐不及，當然不會有破壞行爲。你馬營長不東行天山廟就任護路司令，由南山口至口門子，這段山路其安全性，也決無問題。而成問題的，却在鎮西西方的七角井。於今省方大軍已壓境瞭墩，其後援部隊與補給車輛，繼續東來，自是意料中的事。若能由鎮西派出一支奇兵，在七角井予以截堵的話，首先可收攻擊省軍之效；最低限度，可將省軍補給路線遮斷，使省軍無法快速東行。七角井地歸哈密所轄，該地山川地勢，本人甚爲明瞭，特提供二位營長參考！

馬福元與馬赫英二人，當年都是廿出頭的青年人，尤且都是初來乍到新疆境內，對於當地山川地形根本不知。一聽堯氏說的頭頭是道。只有點頭份兒，沒有其他的話好說。堯樂博士一看二馬很聽話，於是接下文又提出建議說：馬福元營長是坐鎮鎮西城的最高司令官，當不宜輕動，馬赫英營長原負移動性的護路任務。此時就可率上一連騎兵，沿天山北麓山道西行，直趨東疆交通孔道的七角井，去截擊繼續東來的省軍東下。這樣的佈陣，一可收夾擊省軍之效；二可助馬師長早日拿下瞭墩之功。

馬赫英嚇死杜榮發

馬赫英接受了堯氏的建議，回到鎮西城後，當天先準備好了三天的乾糧草料。於翌日清晨，就率上一連騎兵，沿天山北麓的山路經過一日一夜的急行軍，就趕到七角井北方的芨芨臺子入山口的地方。一面佈陣封鎖由木壘東來的山道；一面派兵向七角井搜索有無省軍駐紮。就在此時，杜榮發旅長正率少數殘兵敗卒，由瞭墩潰敗下來！原想七角井是省軍後路安全地方，稍待一些

時間，好聚集一些散兵遊勇，整理成一兩連部隊，再返省城向金樹仁請罪受罰！不意正在埋鍋造飯之時，突發現鎮西山路上塵土大起。急派探馬前去偵察。結果是由鎮西山路，又殺出一支馬軍，杜榮發早已成了驚弓之鳥，一聽此訊，就慌了手脚！認爲前有馬軍攔截，後有敵騎追擊。自己已無生路可走。於是由腰間拔出自衛手槍，即時向腦部開了一槍。就此一命嗚呼，生前未被敵俘，也算是戰敗殉職了！主將一死，原集於七角井的敗兵，只好一哄而散。因爲他們都是老新疆，對當地山川地形，都很熟悉。雖有馬軍攔截，他們仍可覓隙西逃，向木壘河方向奔去。當這些漏網之魚，逃到天山分水嶺的大石頭地方時，適與押運後勤補給總監魯效祖相遇。魯氏是一位文人，根本不懂軍事。一聽杜榮發全旅覆沒，上自旅長，參謀長，團長等全都戰死，下至十大連士兵，大都死傷潰散！僅餘他們少數幾十個人，活着逃到此地。

魯效祖一聽如此噩耗，當時靈魂失散，就沒有主意！自己押糧運彈東來，原是爲補給杜旅。於今杜旅全軍覆沒，所運補給已無用處！旋又聽

到敗兵傳言；馬軍正由瞭墩與鎮西分軍兩路尾追西來，目標指向木壘河城！魯效祖一聽此情，更慌了手脚！在他想來：敵人都是輕騎，當然跑得快；而自己的輜重，都很笨重，自然走得慢。爲了這批糧彈不爲敵用計。乃迅即下令放了一把無情之火，將其悉數焚毀。這邊魯效祖將數十車輜重，悉數焚毀了事！就撥轉馬頭急奔省城，去向金樹仁報警告急！那邊馬赫英在嚇死杜榮發後，就輕易佔領了七角井。即時派出快哨趕往鎮西城去傳捷音。就在堯樂博士與馬福元二人，互擁狂歡祝捷之時。圍點打援的馬仲英，已於前一日攻下了瞭墩，也派快哨前來鎮西傳報捷音。只不過附帶一項不幸消息，說是小司令腰部掛了彩，而且傷勢不輕！

單槍越天山入瞭墩

馬福元營長一聽小司令身受重傷！心甚驚恐不安！當即表示要親赴瞭墩一趟，慰問師長傷勢！但被老成持重的堯樂博士即時好言勸阻。並講出馬營長不宜親去的理由：

第一營長是受馬師長親自任命坐鎮巴里坤的主將，在未奉師長命令之前，不可輕易離開防地，免受貽誤軍事之責。第二馬師長的倔強個性，你們共事多年，當然知道的一清二楚。現在師長身受重傷，他一定還想乘勝追擊省軍。這樣的後果，即使不被敵人打死；也會墮馬摔死。因而目前唯一要事，就是爲師長寬地療傷，你去瞭墩自難達成此一任務？再加瞭墩地方，連一個老百姓都沒有，當然不宜留在該地療傷。若移來鎮西療

傷，不僅路途遙遠，尤要翻越天山大坂。帶了重傷的人，何能再長途跋涉，翻越高山峻嶺呢？如營長去瞭墩一趟，即使巧言善辯勸阻師長不去追擊省軍，但也難覓一適當的療傷處所。因此營長要前去瞭墩的話，於人於事兩皆無補，可能白跑一趟？倒不如由我前去拜會師長來得有效。這不是我強詞奪理，而是有事實作根據的：其一、本人和馬師長是處於客卿關係，凡事都會有三分客氣存在其中。此時此地我勸請馬師長不宜再追擊省軍，要以療已傷爲第一要事，他不會給我釘子碰的；其二、在瞭墩坡下相距廿公里的沙爾泉地方，我有一座田莊。該地有水有草，爲維民聚居之地。師長移駐沙爾泉，飲食起居都沒有問題。再加沙爾泉是位於天山南面山脚下，也就是位於哈密與鎮西的兩城之間。馬師長兼顧哈（密）鎮（西）兩地的軍事指揮；以及購買藥品，也比較方便。因此由我前去瞭墩一趟，敦請馬師長移地沙爾泉去療養傷勢，一定可以成功的！

就此馬福元被堯樂博士說服，他去瞭墩之事不再爭辯。同時鎮西各界聞得此訊後，也表示要派代表，前往瞭墩去慰問小司令。事經堯馬二人婉言勸阻，時在戡亂時期，爲了代表們的安全計，各界人士不宜遠赴戰地去冒險。結果堯氏再以當地人的身份，被鎮西各界推爲慰問代表。議決後堯樂博士就單人匹馬，翻越天山，趕往瞭墩。去看小司令馬仲英並加以勸解，移往沙爾泉去療傷！

力勸馬仲英先養傷

當堯樂博士以鎮西各界代表身份，走了一日一夜。俟一脚踏進瞭墩警察所長室內。原躺在床上養傷的小司令，一面口道「賽拉木」，一面就要掙扎坐起，以表敬意！而進入室內的堯氏，惟恐馬仲英掙扎坐起，要裂傷傷口，乃急趨前，一面回道「賽拉木」，一面以手阻其不可掙扎坐起！

俟馬仲英再度躺好後，就面對堯氏發問的說：

「先生您不坐鎮鎮西城應變，遠道來此幹嗎？」

「師長在瞭墩打了勝仗，我代表哈（密）鎮（西）各界，特來賀捷；又聽說師長掛了彩，順便探看傷情如何？」

「瞭墩戰役僅是一個小勝仗；我的傷勢也是一點皮肉之傷。不值得先生翻山越嶺，跑這一趟遠路。待我病體養一兩天，先率部攻下七角井，然後乘勝追擊，直趨迪化。待我拿下省城後，再給我道喜賀捷，我才願意接受各界和先生的好意！」

由此可知小司令馬仲英，當時雖然洒血沙場，臥病瞭墩。而其心意仍在進軍迪化。對於掛彩受傷之事，竟然置之不顧！然而堯樂博士則認爲，當前第一要事，就是先將小司令的傷情療好，其餘他事，一概免談。因此接下回稱：

「七角井一地，已由馬赫英營長，自鎮西出兵，於昨日攻取佔領，省軍杜榮發旅長，被圍後自殺。其所部乃四散奔逃。此時此地已無省軍的威脅。請師長安心療傷好了！」

「通往迪化的要道七角井，既被本軍佔領，那我就下令所部乘勝追擊，好將省城早日拿下！」

「省城迪化距七角井，還有四五公里之遙。尤其距迪化愈近，省軍兵力愈厚，抵抗力愈強。決非貴師在短期內，可以攻下的。尤以師長掛彩受傷。此時只宜寬地療養；不宜跋涉遠行。總而言之，先將師長的傷勢療好，才是上策；其他的事，容後再圖！」

馬仲英腹部受傷，的確很重，而騎兵卅六師的軍醫處，可說是有名無實。既無良醫，又缺良藥。每天只擦上一點紅藥水，換一些新紗布如此而已！對小司令療治傷勢效果，不僅很慢，簡直沒有！他躺在床上，尚不能輕易翻身起床，何能再騎馬打仗。於今再加堯樂博士誠意的晉勸。也就見風轉舵的說：

「好吧！我不能辜負先生的好意，本人先作療傷養病之舉，容後再作西進之舉吧！」

四百里內偃旗息鼓

堯樂博士一聽小司令應允就地療傷，乃接往下說：

「瞭墩地方，連一個老百姓也沒有，要啥沒啥，當不是療傷的好地方。好在瞭墩坡下距此不遠，有維族農民聚居的沙爾泉村莊。該地正位於哈密與鎮西兩城中間，如師長移駐那裡去療傷，不僅能夠從容指揮哈（密）鎮（西）兩地的軍事；尤且找良醫，購藥品也比較方便！」

「先生說得如此清楚，好像您老常到沙爾泉

地方」？

「可不是嗎？我那裡有一座很具規模的田莊。每年春季我來督耕下種；夏天抽暇避暑；秋收時親來查看，一年三季不時要到沙爾泉。對於全村維民都很熟悉！自師長義助維民，進軍新疆以來，他們對師長的義行都很敬仰！當然沙爾泉的全村維民，也都是反金的基本力量，師長移駐那裡療傷，可說是最安全的好地方！」

因為小司令馬仲英，在瞭墩一戰身受重傷。必需寬地療傷。所有軍事行動都受到影響，無形中停了擺。在此期間，僅由馬仲傑指揮馬虎山與馬全祿兩營兵力，合力攻取哈密新城之戰。一因馬軍將士用命；二因新城城牆不整，有數處缺口；三因新城內的居民，清一色是回族人，因軍民同一宗教信仰，結果在裡應外合情下，卒將熊發有所部驅逐出城，趕往老城與劉希曾合兵，共守唯一據點的老城！

自馬仲英受傷以後，除有此一戰役外，其他各地都已停了擺！由民國廿年八月半到九月底，整整一個半月內，在哈（密）鎮（西）七（角井）縱橫四百里內，竟然偃旗息鼓，寂靜下來！再沒有聽到一響槍聲！

然而在此同時，在省城迪化方面，却在驚慌動亂忙個不休。先是八月下旬後勤總監魯效祖，在不明敵情的慌亂情下，竟在木壘河與七角井間的天山分水嶺的大石頭地方，糊裡糊塗將自運大批糧彈，予以焚毀！在返回迪化後，更是添油加醋，將馬仲英說成三頭六臂的人物，因而杜榮發族全軍覆沒。現在由瞭墩與鎮西分兵兩路，攻向

木壘河與奇臺方向。自己所運糧彈，因撤退不及，只好就地焚毀，免為敵用。於今軍情甚緊，趕快籌兵應戰！否則省城危矣！魯效祖所以面對金樹仁，予以危言聳聽，一因根據杜旅全軍覆沒而來；二為減輕自己貿然焚糧之責。

金樹仁原是文人出身，根本不懂軍事。一聽杜榮發全軍覆沒，馬仲英向西猛攻，就大驚失色！原因省城以東的省軍，大都動員用盡。省城以西的省軍，因路途遙遠，交通工具又缺，一時無法調來。如馬仲英果要長驅直入，就無兵抵禦。在他繞室徬徨半天以後，始想出應付馬仲英之策：先施緩兵之計，即時派出省委田國楨代表，趕往鎮西城與小司令馬仲英去周旋；一面下令徵召伊犁鎮守使，也是他手下第一員大將張培元氏，出任東路剿變總指揮，來挽救當前的危局。

中央派員促進和談

當民國廿年九月初，金樹仁正準備施以緩兵之計，調派田國楨作省方代表，到哈密和馬仲英展開和談之際，適中央政府責成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氏，專函迪化，調查新疆民變情事。褚民誼佔在中央立場，當然不願新疆出現戰事，而馬仲英卅六師防地原在甘肅酒泉。為了消弭新疆哈密區的戰事，也就寫了一封信，給馬仲英勸卅六師回歸原防地，由中央補給其軍需，並加敘其軍階，作為補償。

田國楨持上這封信，就進抵鎮西城，作為和談的扣門磚。坐鎮鎮西的馬福元惟恐田國楨作省方好細，前來打探軍情，竟拒其入城，乃改在

鎮西城東與口門子間的松樹塘地方爲談和地點。當時馬仲英正在沙爾泉養傷，不宜翻山遠行，乃改由馬福元作馬軍代表，與田國楨展開談判。馬仲英提出停戰談和的條件是，將奇臺以東各縣，包括奇臺木壘河鄯善七角井鎮西哈密伊吾各縣，劃爲馬軍防地，省軍不得再行進駐過問。而田國楨東來時，受命談和的條件是，由新疆省政府補助馬軍一筆軍事運輸費，及卅六師兩月餉銀，請馬軍退出新疆返回酒泉，兩方從此相安無事，各安生業。

此一和談一開始，就變成一方滿天要價；一方就地還錢，當然一下子難談得成功。其所以出現如此場面，蓋因雙方都沒有談和的誠意。在省方來說，這是暫時的緩兵之計，一俟張培元由伊犁率兵東來，準備就緒後，就可展開一場實力戰，一舉將馬仲英所部逐出新疆境外，順便將哈密民變情事予以救平。在小司令馬仲英來說，他本人身受重傷，已無法騎馬打仗。希望拖延一些時間，一俟傷勢好轉，身體康復後，好一鼓作氣，西取迪化，將金樹仁的政權打垮！因爲雙方各懷鬼胎，都有另謀。因而和談進度非常緩慢。俟談到九月中旬，和談地盤已經縮小到，馬軍只佔七角井鎮西哈密伊吾等縣局時，也就是維持現狀的時候。田國楨認爲這一談和結果，可以向金樹仁作交代了。乃藉口先請示後簽字，就此返回迪化。但田代表一去，就不再回來！蓋因此時新任東路剿匪總指揮張培元氏，已由伊犁到了迪化，尤且遣兵調將，組成了龐大的一支陣容。下轄四路大軍，第一路司令是劉外榮，第二路司令是詹世昌

，第三路司令是阿進德，第四路司令是巴平古特。四路省軍總兵力是六千五百人馬。此外更佐以足智多謀出身日本陸軍大學的盛世才爲參謀長。此一陣勢，不僅兵精，尤且將廣，用以對付不上千人的馬軍，真如泰山壓頂，處於絕對的優勢！

大軍壓境堯樂震怒

當和談到了維持現狀的地步。堯樂博士認爲只要馬軍能駐防七角井以東各縣，哈密維民生命財產也就有保障，因而督勸小司令，勉強予以答應。一俟田國楨返省作最後的請示後，堯馬二人就想等待簽字的佳音。不意左等田國楨不來，右等省代表不至。等來等去，竟傳來原任伊犁鎮守使張培元中將，改任爲東路剿匪總指揮，親率四路大軍，浩浩蕩蕩由省城指向哈密。此一消息傳抵沙爾泉時，堯樂博士不禁爲之大驚且怒！怒的是金樹仁又施鬼計玩弄了他們一趟，田國楨東來談和，根本就是緩兵之計，他們又上了金樹仁一次大當！驚的是張培元不僅是金樹仁手下的第一員大將；尤且知兵善戰，很有謀略。金樹仁能順利登上省主席寶座，可說都是由張培元策劃佈署所致。於今被金樹仁徵召，遠道由伊犁東來，出任了東路剿匪總指揮，可說是攤出了最後的一張王牌。此外更加派由南京請來，出身日本陸軍大學，具有最新軍事學能的盛世才，出任了參謀長，更是如虎添翼。尤且步騎砲工輜各種兵力，樣樣皆備。總兵力就有六千五百人之衆。此一陣營，誠屬浩大。反觀騎兵卅六師，雖號稱五大營，其實僅有六百人馬之衆。其後在鎮西瞭墩以及七角

井等地，雖又收編些省軍殘兵敗卒。總兵額也不會超過一千人馬。尤以小司令馬仲英身受重傷。雖在沙爾泉療養月餘。但因軍醫醫術平平，藥品又多缺如。傷口仍然在流膿淌血。就在平時起居飲食，還得由侍衛人員扶起扶臥。於今省方大軍東來，如何能應付得了這一場大戰。再加馬仲英永不認輸的倔強個性。這一仗真的打起來，小司令即使不被打死，也會氣死。這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何況經驗老道料事如神的堯樂博士，他不能讓邀請來的貴賓，助陣不成；反而死在自己故鄉。因而在省方大軍來到哈密之前，必須巧下說辭，先將小司令勸離哈密，東返酒泉。然後由他本人來應付張培元之東來企圖！

三十六師先返酒泉

古人云：「請客容易，送客難！」要勸想當新疆省主席高位的馬仲英退出新疆，真是難上加難。於今事到馬仲英生死關頭，間不容髮之時，又不能不說。最後乃硬着頭皮，舉出三項理由，婉請卅六師暫時退出新疆，遡返肅州防地。堯氏的說辭如下：

第一，時入深秋，新疆地方冬季又來的早，騎兵卅六師的官兵此時大都仍着夏秋單裝。而哈(密)鎮(西)兩地，既不產棉花，也缺少布匹。上千人的冬裝，此時此地無法解決。沒有冬裝，就不宜在新疆過冬，必需暫返酒泉去度寒冬。第二；師長腹部受傷甚重，貴師的軍醫處是有名無實，哈密與鎮西兩地也缺少西藥。因而師長療養月餘也未見效。師長爲此，也非同一趟肅州不

可。第三談到進軍新疆打垮金樹仁政權的事，留待師長身體復元後再做。古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總而言之，只要師長身體康復了，隨時可以應我之邀，進軍新疆」。

堯樂博士督勸馬仲英暫離新疆，返回酒泉，僅提卅六師，無法過冬與無法醫好小司令傷勢爲由；就是不提張培元盛世才率軍東來之事。因他已摸透馬仲英的倔強個性，一提省軍東來之事，定會激起小司令不服輸的情緒，那樣一來，卅六師重返肅州之事，一定會吹掉，然而小司令對省軍東來之事，也早有所聞。在堯氏話畢以後，乃接下反問的說：「先生不提省軍東來，怕我打不過張培元嗎？張培元也沒有長三頭六臂，我何必怕他？」

「這不是誰怕誰的問題？而是這一仗，能打不能打的問題？而張培元現在身體健康，可以馳聘沙場；但師長你身有重傷，起居都需人扶持，何能馳聘戰場。這樣陣仗，豈不未打先輸？與其挨打失敗後；無如見機退讓於先，較有顏面，來得合算，！」

「說來說去，先生要攆我離開新疆了！」
「師長所言太重了！您是我過程邀請於先，何能無故失禮於後。現在我的內心，只爲師長身體着想，其他的容後再圖。只要貴體完全康復以後，本人馬上再敦請貴師入新助陣，非將金樹仁打垮不可！」

「先生果有如此決心，如此進行嗎？」
「大丈夫出言，駟馬難追！」
「先生有此決心，我就暫時退返酒泉」。小

司令說完此話，接下又追問說：
「本人離開新疆後，您老能應付得了張培元東來嗎？」

「張培元在新疆人心目中，算是一位守信尚義的君子人。在我出任哈鎮軍事首長時，每次省洽公，第一位接觸的人就是張培元氏。過往已有四五年，交情還算不錯。只要他掌權東來，我自信有辦法應付得了他。只不過我和張培元所解決的哈密民變事件終難獲得詭譎不仁的金樹仁之認可。最後還得借重師長力量，來迫使金樹仁下臺。以我想來，當師長身體康復之日，也就是貴師再度入新之時。因此我勸師長暫時離新返回甘肅，完全是基於師長身體着想，絕不是從此與金樹仁善罷甘休！」

當時小司令馬仲英，也認爲自身傷勢，不僅未見好轉，反而有惡化情勢！確實再難上陣打仗。得需返回酒泉，作較長期的醫治。於是伸出右手就與堯樂博士一面握手，一面回說：
「我就接受先生的美意，先回酒泉好了！」

王府被毀留下懸案

當民國廿年九月中旬，小司令馬仲英乘上二馬駝轎，率其所部，由沙泉泉經哈密滿回兩城，由馬虎山馬福元馬赫英三位營長侍衛護送離開新疆的第三天，張培元也率其四路大軍六千五百人馬，進抵瞭墩地方。翌日才派第一路司令劉升榮前往沙泉泉，向馬仲英搦戰。結果撲了空。蓋因馬軍前兩日就撤走，堯樂博士也退到天山主峯八大石山區內以避其鋒。

當騎兵卅六師師部由哈密回城撤走的翌晨，被困老城的熊發有，卽時率衆闖入回城回王府內。一因要洩被困多日心頭之恨；二想發一筆不義之財，竟下令所部，先將回王府挖地三尺，來搜尋回王的金銀財寶。繼又放了一把無情之火，將建築有數百年的有名古跡，燒成一片焦土。熊發有就此變成殺人放火的凶神！傳遍新疆全省！

俟張培元以東路剿變總指揮高位，進抵哈密時。對於熊發有放火燒毀回王府之事，甚表不滿，曾大加責備。無如他倆，既是同鄉同學，又同事多年。責備歸責備，報案歸報案。旋由張（培元）劉（希曾）熊（發有）三人會商以後，乃假禍馬仲英在戰敗撤出回城時，爲了焚毀卅六師師部所存糧草輜重不慎，致殃及回王府第不幸事件之發生。就此給史家留下一件懸案。

張培元以東路剿變總指揮進駐哈密老城後，自然變成哈（密）鎮（西）地區的最高軍事首長。劉熊二人就得走路。熊發有尚有所部被移駐鄯善縣境；劉希曾乃攜帶張培元驅逐小司令出境，以及馬仲英燒毀回王府的公文。逕返省城，向金樹仁作首次報捷之佳音！

張培元送走劉熊二人後，首先下令第一路劉升榮部，由沙泉泉進軍鎮西城；同時下令第二路詹世昌部，由哈密出兵要打通「由南山口經天山廟與口門子，至鎮西的通道。其次再派第三路阿道德部，進取哈密變源地的沁城鄉與小堡村，以清亂源。留下第四路巴平古特部，作爲各路應援部隊。張培元與盛世才雖佈下銅牆鐵壁的陣勢。無如堯樂博士在出任哈密軍事首事時，與張培

元相處多年，對張氏爲人處事的能力，摸得一清二楚。他就不願與張培元作戰對壘；改由政治談判來解哈密事件。因此張軍各路部隊到達鎮西城天山廟與沁城鄉時，都撲了空。根本沒有維民出而抵抗。並留言願與張培元將軍，面對面以談判的辦法來徹底解決哈密變情事。不願與張將軍作軍事對抗。

方欲談判又生變卦

當五月廿日哈密小堡村發生民變事件時，張培元氏遠在伊犁當他的鎮守使署。對於內情根本不知。於今來到哈密多日後，多少已知道些內情。尤其探知堯樂博士，上了「梁山」，當了「宋江」。

完全由於劉希曾與熊發有二人處置失當有以致之。至於堯氏由酒泉引進小司令馬仲英入新助陣一事。也是爲了自己求生的自衛手段。自是情有可原，無可厚非的事。於今馬仲英已率所部，退出新疆。馬軍入新問題，已算解決。留下的問題，僅是哈密民變一事了。對於民變事宜，應當採取招撫的辦法來解決，不宜採取軍事手段來處理。若用軍事手段來解決民變事件，那就非趕盡殺絕不可。果真到了全省不留一個維族人的地步。省政府如何設立？省主席如何存在？張培元氏在新疆來說，不僅是一流的軍事幹才；也可算是治亂的政治能手。當他明瞭了哈密民變的來龍去脈以後，也極贊成採取招撫的辦法爲宜。因堯張二人處理哈密民變事件的作法，不約而同。省方的軍事行動，也就停了擺。接着雙方都派出談判代表，假南山口警察所，作爲和談地點，展開談判。

由堯樂博士先提出四點方案，作爲談判的依據。四點方案內容如下：

- 一、維民所據省軍槍枝，盡數歸還省方。
- 二、民變頭目從輕論罪，附從一概不究。
- 三、恢復堯氏警備旅長軍職。冀以坐鎮哈密。
- 四、堯氏兼任哈密縣長，以便早日恢復地方治安。

堯樂博士提出的四點方案，張培元也認爲頗合實情，條件不苛，可以接受。爲了慎重起見，他要當面和堯樂作一決定，時間訂在三天後，地

點改在南山口以東二十公里的石城子地方。就在堯張二氏會面前夕，張培元氏突接到金樹仁的免職令。令張氏將軍權移交參謀長盛世才後，逕返迪化述職！

張培元接到此一電令後，氣得火冒三丈，大發雷霆！指罵金樹仁昏愚。眼看大功告成，竟然功虧一簣！並誓言從此時起不再過問金樹仁的事。當下就將東路剿變總指揮大印移交給盛世才後。僅帶少數侍從人員，經奇臺，繞迪化，不願再和金樹仁去見一面，直返伊犁官復原職，去當他的鎮守使！（未完待續）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著
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爲、梁啓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